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七十八

兵部

儀式 儀飾 隨從 文移

儀飾○順治九年定。民公侯伯固山額真。

皇城外許坐四人暗轎。不願坐轎願騎馬者聽便。

在京漢武官不許坐轎。○雍正四年

諭。武職有整飭營伍操演兵丁之責。理宜服習騎射。為士卒先。近聞副參遊守等官。竟有乘轎不乘馬者。習安養情。莫此為甚。且身為武臣。而以乘馬為榮。與職守大相違背。何以訓練兵丁。嗣後副參遊守等官。概

不許乘轎。以長怠惰之習。儻有不遵。該督撫提鎮卽行指名題參。○八年奉

旨。內外大小官帽頂補服坐褥等項。悉照本身現任品級。不得藉稱加級。以開僭越之端。在京著有稽察之責者。嚴行稽察。在外著該管上司稽察。儻有不遵。除將本人議處外。失察之人一併議處。○乾隆五年奉旨。武職專司營伍。騎射是其本分。向因偷安坐轎。並不乘馬。曾蒙

皇考頒發諭旨。嚴行禁止。煌煌

聖訓。自應永遠欽遵。乃近聞江南武職。復蹈從前陋習。

皆不乘馬。自副參以下至都司守備。皆公然乘坐四轎。甚至有前呼後擁。喧嚷街衢者。江南如此。他省諒亦不免。夫人情習於勞。則精神振作。習於逸。則志氣委靡。况身為武職。而憚於乘騎。開驕惰之端。啟廢弛之漸。又何以飭戎行而率士卒乎。各省督撫提鎮。務將朕旨通行申飭。如仍不遵奉。即指名題參。交部議處。○二十二年

諭。外省駐防將軍及綠營之提鎮。出營則皆乘輿。夫將軍提鎮。有總統官兵之責。若養尊處優。自圖安逸。亦何以表率營伍。而作其勇敢之氣。况旗人幼習騎射。

即綠營中亦必以弓馬優嫻始歷加升用乃一至大僚轉至粗於便安忘其故步此豈國家簡擢之意耶京師都統副都統既皆乘馬而滿洲侍郎則無論年逾六旬亦皆不得乘輿即朕巡省所至尚每日乘馬而行乃外省武職獨相沿陋習此甚非宜嗣後將軍提鎮概不許乘輿其編設轎夫並著裁革如有仍行乘坐者照違例治罪可通行傳諭知之○又

諭前因外省將軍提鎮有表率營伍之責出皆乘輿恐致粗於便安是以特行禁止但此內有宣力已久之年老大員又未可一概而論嗣後如年逾七十不能

長行乘馬者。令該員自行酌量奏聞請旨。餘不得假借。○又

諭。今日朕至杭州省城。其接駕之綠營兵丁。有奏簫管細樂者。夫身隸行伍。當以騎射勇力為重。成樓鼓角。不過用肅軍容。即古者鏡歌鼓吹之詞。亦以鳴其得勝之氣耳。若彈絲吹竹。技近優伶。豈挽強引重之夫所宜相效。此等綠營陋習。各省均所不免。可傳諭各該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標營。嗣後營伍中。但許用鈺鼓銅角。其簫管細樂。概行禁止。○二十三年議准遊擊以下。概不許借用轅門鼓吹。至金鼓號手。

酌定大營不得過五名。小營不得過三名。其餘各項匠役。動用公糧。致占兵丁正額。應令悉行裁革。○二十四年

諭。前因外省駐防將軍提鎮。有表率營伍之責。出則乘輿。恐致扭於便安。是以特行禁止。其有年逾七十。准自行奏聞請旨。近聞將軍提督等因公赴京。遇地方向無馬匹之處。或未免拘泥難行。且於本處偶值天雨。不能乘騎時。亦應量為區別。嗣後有似此者。俱著准其乘輿。但不得因有是旨。輒任意乘用。及役使兵丁。自乖營制。○又奏准。貝勒貝子公都統等。概不准

乘轎。如有擅行乘轎者。各該衙門及步軍統領查旗御史即行叅奏。僮未經查出。將失於查察官。一併交部議處。○又奏准。新放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等。概不准援例奏請

賞給鞏馬。○又奏准。

陵寢八旗總管。准其戴翎。副總管不准戴翎。○又奏准。獻爵宗室覺羅官員。准其戴翎。凡有出差者。俱不准戴翎。俟回京時再戴。如該員等挑取獻爵官後。升至副都統者。停其獻爵。毋庸戴翎。○又奏准。滿員曾在軍前效力。



賞戴花翎者。補放綠營後。仍准其戴用。○二十五年諭。兵部帶領引見人員內。其千總等俱穿蟒袍。此等微弁。置辦不易。嗣後武職自千總以下。遇應服蟒袍之日。不必定行穿著。○又奏准。直省提督未經請賞牽馬者。在內於奉

命之日。在外於入

覲到京之日。將現在職銜。曾否實授。並有無降革事。故。開明具揭。兵部查覈。移咨禮部。應否

賞給。恭候

欽定。○二十八年

諭。向來外省經制千把總之外。另有外委一項。督撫提鎮等自行遴選。並無定數。易致名器濫觴。是以降旨令其減裁覈定。報部存案。以示節制。其微末之員。帽頂金銀花素。不合任意濫僭。復經飭議申禁。所以重等威懲詐偽者。不啻至再至三。恐各省體察不周。或不無陽奉陰違之弊。若其他無職之人。又或取飾觀瞻。忘分假借。地方有司。儻因其別無招搖撞騙實迹。一切姑息不問。則惡習益難浚改。其所關於朝章風教者。正復不少。著通諭各該督撫等。悉心訪察。遇有此等情事。務即密究嚴懲。俾不肖之徒。知所做惕。○

又議准。江西軍籍衛所。向有前明世職。在順治康熙年間。有隨幫押運之例。至雍正二年。部議停止。但押運雖停。頂戴仍舊。此項世職。前明襲替已久。支派多有模糊。子孫不無混冒。與我

朝功勳爵賞之員。同稱世職。甚屬冒濫。除禁止不許混戴頂帽外。所有舊存供狀執照等件。概行追繳。再有隱匿混冒。即以詐偽究擬。○二十九  
年覆准。各省營衛守備。以及候補候推守備之  
千總。並防禦各員。不得仍前僭挂朝珠。儻有違  
犯。鎮守將軍督撫提鎮。即行指名叅處。○又議

其衛所百總。並非報部有名之人。於漕運事務亦無專派差委之處。向戴金頂。實屬假借。當即飭禁。○三十年

諭嗣後王等如欲乘轎。俱着用伊等所屬包衣人等。不准雇募轎夫。如和親王。簡親王。即係用其所屬包衣人等擡轎。有何不可。如欲節儉。即乘馬亦可。再應行坐轎大臣。亦各須將所雇轎夫嚴行管束。將其賭博禁止。如再有賭博情事。朕必令嚴加議處。斷不輕恕。著交提督衙門不時嚴查。一經拏獲。即行叅奏。○四

十二年

諭各省將軍向例不戴花翎。必俟持賞方准戴用。但提督尚有賞給花翎者。將軍有統轄一省職任。自宜戴翎。不必俟賞給後方行戴用。嗣後補授外省之將軍。原無翎者。即准其戴翎。著為令。○五十四年

諭據恆秀奏甯古塔副都統安麟之母妻赴任時。坐轎前往。即將轎夫等留住。以致轎夫開場聚賭抽頭。致擾旗民。已另降諭旨交恆秀審辦矣。但外省將軍副都統之眷屬赴任。雖無禁止之例。僅可坐車前往。既乘轎前往。又不令轎夫安分守法。以致開場聚賭。滋生事端。甚屬非是。嗣後各省將軍副都統之眷屬赴

任者均令坐車。毋許似此坐轎前往。○五十九年

諭。據保甯奏領隊大臣普福吉星阿請賞戴花翎等語。普福吉星阿俱著賞戴花翎。嗣後由京派往領隊大臣等。候朕特旨賞戴。其由本處協領補放領隊大臣原有花翎者。即著照舊戴用。○嘉慶四年奉

旨。嗣後差往西北兩路換班大臣。俱著賞戴花翎。○又諭。向來朕出入西華門時。隨從之御前大臣。御前額駙。應行紫禁城內騎馬者。皆於西牌樓門階下上馬下馬。若出入東華門。上馬下馬俱在門外。體制未為盡一。嗣後朕出入東華門。應騎馬隨侍者。若經由文華

門前則著在東牌樓門階下上馬下馬。若經由三座門夾道行走俱著在夾道門外井邊上馬下馬。○又諭前於乾隆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曾經降旨通飭各直省駐防將軍副都統提鎮各員以武職大員理應訓課兵丁勤習操演。如有自耽安逸輒行乘轎者必嚴加懲治。

聖諭至為明切。乃近年以來日漸廢弛。朕聞各省不但將軍提鎮等公然坐轎。即副參以下多有坐轎出入者。現據直隸提督衙門兵馬冊檔內轎夫十八名俱係戰兵充役。而涼州副都統亦以該處城守尉擅行

坐轎參奏。可見外省大小武職。相習偷安。違例坐轎。竟同一轍。又安望其為各營表率。况武職官員。即自雇夫擡轎。已屬違例。乃竟以戰兵充役。此風尤不可長。著再行通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及提鎮各員。嗣後如有違例乘轎者。或經參奏。或經訪聞。必治以應得之罪。如駐防城守尉以下綠營副參以下有犯。尤當從重治罪。決不稍貸。○五年奉

旨。從前十五善射善騎射人等俱准戴翎。惟善射鵝者無翎。殊不畫一。嗣後善射鵝者亦照十五善射按其職銜戴翎。永著為例。○七年



諭嗣後凡出派隨往行在之都統等不必穿旗色馬褂。並賞過黃馬褂副都統等仍穿所賞之馬褂。其餘副都統等著照舊穿旗分馬褂。著為令。○又奉

旨。番役一項專司緝捕盜犯。原與隸卒無異。凡各衙門卑役人等。例不准其為官。其子孫亦不准其應試。則番役自應比照此例。以昭畫一。乃從前步軍統領往。往因番役拏獲要犯。輒奏請賞給頂戴。如番子頭役馬凱。即洵賞守備職銜。且番役子孫並有應試出仕者。殊不足以別流品而重名器。嗣後步軍統領衙門。遇有番役緝捕勤奮。止准量加獎賞。即實有拏獲要

犯者亦止可從優加賞毋許給予頂戴儻再行濫請即以違制論。○八年

諭大學士九卿會議勒保奏清查軍功頂戴一摺軍功等幫同官兵勦捕出力得有頂戴其情願入伍者應按照頂戴分別拔補惟此內四品軍功一項品級較大當時自因其勞績出眾是以逾格賞給今議以千把總兼補尚覺銜級懸殊所有四品頂戴各軍功著加恩專以千總拔補此內再查有曾殲擒有名首逆勞績尤著者即格外施恩准其奏明以守備補用其五品以下各軍功有似此者亦查明加等拔補至現

在清查之時。誠恐無知鄉愚。平日不無捏飾情事。地方官惟當廣為曉諭。以此時查辦軍功頂戴。全憑執照為驗。須於執照上註明年貌籍貫三代。再行發給。若不能呈出執照。則弊混顯然。將來如有查出假冒頂戴者。即按其假冒頂戴之大小。分別罪名之輕重。如此剴切諭知。庶名器不致冒濫。而辦理亦無紛擾。

○九年

諭。前據德楞泰奏藍翎五品軍功趙洪周擄入賊夥。將苟文潤殲斃獻功。業經降旨將趙洪周仍以五品頂戴賞戴花翎。並以千總補用矣。因思軍功鄉勇。年來

各路軍營奏報屢見此項名目。朕風聞鄉勇等隨營打仗。給有四五六品至七八品軍功頂戴者。為數不少。並不奏明咨部。僅係經略參贊提鎮等隨時獎賞。給以委牌為憑。即文員督撫司道等辦理糧餉等事。亦有一體賞給者。頂戴為名器所關。錫予之恩。操之自上。豈臣下所當專擅。各路帶兵大員等。即因軍營鼓勵起見。何難據實奏請。朕即破格施恩。亦不稍有靳惜。設人數較多。亦應彙奏咨部查覈。若似此擅自行賞。一無稽察。安保無冒濫徇私情弊。殊非慎重之道。且恐軍功等回至原籍。恃有頂戴。在外滋事。亦不

可不防其漸。除現在軍務告竣。所有各路軍功鄉勇。業經議定章程。通行遵照外。究竟軍功名目。始自何年。何處軍營。係由何人。首先賞給。有無奏咨成案。著該部即將歷年來軍營檔案。詳查確據。奏明請旨。○

又

諭。兵部奏遵旨查明軍功名目一摺。此項軍功。自乾隆五十一年臺灣用兵時。福康安因該處義民等守城打仗。奮勉出力。賞給五六品及七八品頂戴。為數甚多。彼時福康安曾經專摺奏明。現俱有案可查。迨川陝楚邪匪滋事。各鄉勇隨同官兵勦捕。遇有打仗立

功者。經略參贊督撫提鎮。以至司道等官。俱曾賞給頂戴。甚至有給予四品者。直至補用員弁。始行隨摺聲敘。而其初並未奏明賞給。實屬不成事體。鄉勇皆朕子民。為朕出力。非為領兵大臣等出力。若據實具奏。朕加賞頂戴。名達於朝。方為榮耀。若匿不具奏。私行賞給。受大臣之虛惠。實功朕不得知。是欲榮反辱矣。况頂戴為名器攸關。無論四五品階級漸崇。即八九品虛頂。藉以榮身。亦當奏請賞給。且軍營奏請加恩。朕從不稍為靳惜。即二三品大員。如果帶兵出力。一經保奏。無不立加獎擢。然必須奏准施行。方合恩

出自上之選。且軍功鄉勇。如有情願隨營補用者。將來得有實缺。部中亦可按冊稽覈。杜其冒濫。豈該大臣等所得任意給予。此次軍興已閱九載。各省軍功得邀頂戴者甚多。前經部臣議定章程。飭遵辦理。其從前擅給之大臣官員等。本難辭咎。惟其事始於福康安。後遂踵而行之。今福康安早經身故。其餘亦概免深究。但賞功之典。非可以市私恩。嗣後遇有應行獎勵之處。俱當奏明請旨加恩。不得仍前擅給。以示慎重名器之意。○十一年

諭。嗣後在京各大員。凡係加恩升補。其應行遞摺謝恩。

豫備召見者。若於是日召見。應俟召見後更換頂戴。若得旨後。先經在道旁叩頭謝恩者。即著於叩頭後更換頂戴。毋庸俟至召見後。至遇朕巡幸之時。其前來行在具摺謝恩。豫備召見者。應均照此行。如有降旨不令前赴行在者。亦著於奉到發回謝恩摺時。一律更換頂戴。此外京員內有具呈代奏謝恩者。著於奏聞後。即將頂戴更換。至外省各大員。於奉到部文後。應行具摺謝恩。來京陛見。如准令來京。自應於瞻覲後更換頂戴。其有旨且緩陛見者。並著於謝恩摺批回後。即行更換頂戴。以昭定制。而示遵守。○又



論。近來八旗子弟。往往沾染漢人習氣。於清語騎射。不肯專心練習。拋荒正業。甚至私去帽頂。在外游蕩。潛赴茶園戲館。飲酒滋事。實為惡習。此案佟闡保弟兄三人。均係職官。因與同旗之海德交好。前往探望。並不戴用帽頂。即係欲肆意閒游。為此行徑。迨海德款留酒飯。理應飯罷早歸。佟闡保係屬長兄。尤應身先倡率。乃輒同伊弟等。飲入醉鄉。直至旁晚。趕城已屬非是。門領門軍等職司禁鑰。稽察是其專責。佟闡保等既未戴用帽頂。該門軍等何由知係職官。乃佟闡保於門軍向車。吆喝時。首先在車嚷罵。伊弟等亦隨

向爭吃經門領哈福努喝問。佟關保復即下車與之  
揪扭吵罵。以致擁擠多人。碰倒槍架。扳損官廳隔扇。  
實屬目無法紀。此三人內佟關保之罪尤重。著即照  
部議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佟林托克托布附和滋事  
部議科以徒罪。所擬尚輕。本應一併發遣。惟念該犯  
等係原任總兵七格之子。七格前在軍營。曾有微勞。  
且近已老病。其長子業已發遣。用特法外施仁。量予  
寬寬。仍著御前大臣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堂官監視。  
將佟關保佟林托克托布各重責四十板。並傳集八  
旗年輕之侍衛章京司員等一同看視。俾共知做畏。

其佟闡保一犯。卽行發遣。佟林托克托布二犯。仍著於阜成門枷號一箇月。滿日釋放。交旗管束。嗣後八旗官員等。如有不戴頂帽。在外游蕩者。是既不以職官自待。又與平人何異。該管地方官員。卽當查拏究治。以示懲誡。○又

諭。前因佟闡保兄弟。以現任職官。私去帽頂。在城外飲酒滋事。當經從嚴懲辦。並明降諭旨。令旗員子弟等。務各謹慎自愛。以飭官方。乃甫閱數月。復有倫布在街。揪扭並不戴用頂帽之事。積習相沿。殊為可惡。若不明示例禁。仍恐不肖之徒。不自檢束。必有復蹈故

轍者。嗣後現任文武大員以及職官。如有私去頂戴出外行走之事。是已不以職官自居。一經查明參奏。即著降調示懲。儻復另有游蕩滋事情節。即著先行革職。再候究辦。即宗室王公不自檢束。竟有私行游蕩之事。亦照此例辦理。自此次訓諭之後。各宜顧惜名器。慎毋自取侮辱。以副朕教誨諄諄至意。○又

諭。各省巡撫中兼提督銜者。有節制各鎮統轄閩省營員之責。前曾准令戴用花翎。以資表率。現在山東巡撫河南巡撫。俱先經賞戴花翎。其江西巡撫安徽巡撫山西巡撫。均准其戴用花翎。嗣後此五省巡撫簡

任時。即准其照例戴用。如調任他省。有旨賞戴。方准戴用。○十二年

諭。玉慶奏確查弁兵越級戴用官頂緣由一摺。據稱。檢查新疆檔案。並部頒則例。回疆並無比照軍營弁兵加等戴頂之例。亦無從前賞給弁兵加等戴頂之案。止查有乾隆五十六年德勒克札布任內起。以及歷任大臣指故金頂隨營外委各堂印執照。至守備姜大凌。從前所用四品頂戴。係明興當堂吩咐。以回疆有加等頂戴之舊規。與外委周廷弼一同受賞。並無勞績。亦無賄囑情事等語。官員頂戴名器攸關。豈容

稍有僭越。聞新疆相沿陋習。文職部員及筆帖式等頂戴俱僭越二級。營員備弁以下頂戴俱僭越一級。以及兵弁書吏皆有僭用頂戴之事。並未見諸例文。當日曾否奏明。奉有

特諭。事隔多年。均無可考。此在新疆甫經平定之時。或因彈壓外藩。藉肅觀瞻。尚屬一時權宜。今新疆久隸版圖。與內地無異。中外大小官員。其品級皆有定例。豈可不明示等威。以彰畫一。乃歷任新疆辦事大臣。均沿該處舊習。任聽官員弁兵人等僭用頂戴。實屬非是。著傳諭各路新疆辦事大臣。除將現在官員弁

兵等所用越級頂戴革除外。此後不准再有越級戴用。其未經年滿書吏亦毋許擅給頂戴。外委不得例外增添。違者著照違制例加倍懲處。再向來派往新疆守卡各員。因侍衛章京人少。往往即派拜唐阿前往。該拜唐阿到彼後。皆戴用藍翎侍衛頂戴。及年滿回京。仍將翎頂撤去。似此翎頂忽戴忽撤。亦不成事。且近於虛偽。非所以崇尚實政。嗣後新疆管卡各員。均著由侍衛章京派往。如侍衛等一時乏人。著即在拜唐阿內擇其人才出色者。擬定正陪帶領引見。挑補藍翎侍衛額缺。再行派往。○十五年

諭。向來秋獮。密雲副都統。派出營總。率奏請。應否賞穿黃馬褂。此係循例之事。從無不准穿用年分。以後著不必奏請。俱准穿用。○又

諭。近來升擢各員。均於謝恩召對後。方換新銜頂戴。因思廢員內有本無頂戴。現在加恩錄用者。若於謝恩召對時。不用頂戴。進內行走。殊於體制。未協。嗣後如無頂戴之廢員。經朕擢用。著即用新銜頂戴。赴宮門謝恩。儻遇朕赴園進宮。及傳膳辦事之日。俱於道旁碰頭後。再用頂戴。豫備召對。著為令。○同治六年

諭。嗣後武職人員。得有虛銜升階。翎枝勇號等項。緣事



革職者一律註銷。如續立功績。保奏開復原官。除本案開復。或奉旨開復原銜升階。暨賞還翎枝勇號。准其戴用外。如僅係開復原官。概不得含混戴用。降調人員。所得升階升銜。亦應一律註銷。其花翎視所降之級。在五品以上者。仍准戴用。降至六品以下。即不准戴用。如續立功績。升至五品以上。非奉特旨賞還。及各督撫大臣奏請開復翎枝。亦不得戴用。其藍翎勇號。無論降至何品。一概准其戴用。

隨從 ○雍正十三年

諭。凡標營大小武職。均係職典戎行。有官守之責。至於

職事應差之人悉皆入伍兵丁。非如文職之阜役可比。皆當愛惜其力以備營伍之用。朕聞外省提鎮赴任時。第一次批令千把總率兵役數十名。及儀從等物。越省遠迎。第二次則令守備率兵役百餘名迎至交界。第三次則係中軍官率兵數十名沿途迎候。至於副參遊守等官。其所轄弁兵等。有至交界處迎接者。有至舊任駐紮迎接者。新官赴任常無定期。以致弁兵在外淹留。曠廢職守。且途次資斧。非動公費。即出己資。公費乃軍裝器械之需。己資乃仰事俯育之項。以迎迓之虛文。耗公私之實用。此等陋習。不知起

於何時。至今相沿未改。此提鎮等不能體朕愛養兵  
兵之心之一端也。著該部嚴行禁止。○乾隆二十四

年

諭。營伍兵丁。皆有巡防差操之責。非該管官弁所可私  
行役使。現據總督吳達善。以遊擊安宛私役兵丁。題  
參革職。荊州將軍嵩椿。違例派兵護送額爾德蒙額  
家口赴任。復經兵部參奏。而從前都察升任進京。至  
派駐防官兵數十人跟隨。由此觀之。其未經發覺。如  
此三人之所為者。又不知凡幾。各省官弁。即遇公務  
他往。尚不得以在伍額兵私充僕從。况赴任引見。皆

係伊等私事。此種陋習曠役廢公。於營伍甚有關繫。嗣後著通行飭禁。儻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者。該將軍督提定行從重嚴處。○又議准各省將軍都統副都統。升遷調任迎送家口。概不准私役兵丁。如係因公前往他省。將軍都統帶兵不得過二十名。副都統不得過十五名。來京

陛見。將軍都統帶兵不得過十五名。副都統不得過八名。○二十八年

諭。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等所轄弁兵。除地方辦公外。不得因私事隨帶役使。所以明職守。慎官方也。從來官

盛任使原為經理一切公務。足敷調遣之用。是以大員於本屬辦差及巡查公出。弁兵等自可供其驅策。即遇齎摺等差。事屬因公。於例亦所不禁。至以陛見或升任入京。則是本身私事。而猶一一取資於官。使伊等往來道途。遠離職役。營伍日就廢弛。於政體甚有關係。著傳諭各將軍督撫提鎮等。嗣後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者。朕必重治其罪。○二十九年

諭。前因各省將軍都統等所轄弁兵。濫行差遣及私事。隨帶役使。漫無節制。曾經酌定額數。旋以該弁等往來道途。遠離職役。或致貽誤操防。因降旨概行飭禁。

今據大學士尹繼善奏稱將軍督撫等來京陛見祇候宮門。僕從所不能到。若無有職人員供其使令。亦多未便。嗣後仍著照原定額數酌帶給用。但不得任意多派。致地方營伍曠弛。著通諭各將軍都統督撫提鎮等知之。○三十一年奉

旨。各省將軍大臣等。嗣後除巡查該管地方。按臨閱操。及來京陛見回任。照例准帶兵丁外。其調任攜帶官兵跟隨之處。永行禁止。儻仍違越。經朕訪聞。嚴加治罪。○五十三年

諭。福康安等奏清查臺灣積弊酌籌善後事宜一摺。已

令太學士九卿議奏矣。內稱向來臺灣各營自總兵至守備衙門皆有兵丁聽候差遣。分為旗牌伴當內丁管班四項名目。各有目兵管領總兵署內多至三百人。副將以至守備依次遞減。至少亦有三十餘人。請嗣後將四項名目全行禁革。各署內酌留該班兵丁輪流親自上班等語。額設兵丁原以備差操防守之用。乃臺灣鎮將各署內竟設有旗牌伴當等四名目。管領額兵總兵署內至有三百餘人之多。以致各該兵丁分班輪直其餘俱在外自謀生理。甚至有挂名在內貼錢包差代班差操等弊。實屬不成事體。

不可不嚴加禁革。披閱之下。殊為駭異。但臺灣既有此等情弊。恐別省提鎮將弁各署。亦有似此者。著各省督撫即行詳悉嚴查。毋許各提鎮將弁設立旗牌等名目。私令所轄兵丁。在署差用。設或署中需人差遣。原不妨酌留數人聽用。如有仍前設立名目。任意役使兵丁。至如許之多者。即將該提鎮將弁嚴參治罪。務令額兵一體照常操演。毋許藉端曠伍。致滋他弊。○嘉慶四年奉

旨。八旗都統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及管理各營大臣等。向例俱有跟班親隨。原為公事起見。以代該



管大臣等宣事傳言而設。非視同僕役而驅使之也。自當於兵丁內挑選二人跟班。今皆由驍騎校護軍校中挑選。作為親隨。甚屬不合。伊等品級雖微。俱係職官。各有應辦之事。乃舍公務以隨大臣。成何體統。嗣後都統副都統等。著改用馬甲。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及管理各營大臣等。皆由前鋒護軍內各准挑取親隨二名跟班。永不准挑派驍騎校護軍校。著為例。

○五年奉

旨。據范建中奏擬定跟隨將軍副都統官兵額數等語。去年曾經特降諭旨。定例在京都統副都統前鋒統

領護軍統領等。止准各挑兵丁二名。作為親隨跟班。其駝騎校護軍校。皆係職官。不准作為親隨。而外省將軍副都統等。並未定有額數。今據范建中查出將軍副都統等親隨官兵。竟至四五十名之多。請酌減定額。所奏甚是。但為數尚多。將軍副都統之跟班親隨。原因公務宣事傳言而設。數人足敷所用。乃今多至四五十名。在將軍大臣等。不過欲壯觀瞻。而在官員則有專司之職事。在兵丁則有隨時操演之技藝。跟班日久。本務必致廢弛。甚屬不合。嗣後各省將軍等。各准挑領催二名。兵丁十名。副都統等。准挑領催

一名兵丁六名。作為親隨跟班。不准任意挑取官員跟隨。將軍副都統等。當恪遵屢降訓諭。將所屬官兵盡心操演。以底於善。各期屏除崇尚虛糜之習。儻經此番訓飭後。將軍副都統等。仍敢挑取許多親隨。或私令官員跟隨者。一經查出。必從重治罪。斷不寬貸。文移。○乾隆四十三年覆准。各旗都統有應行外省事件。例係由部轉行。本用漢字。應再通行各部院。遇有清字事件。均兼寫清漢轉發外。至各省駐防將軍都統。俱設有理事同知通判等官。嗣後凡有移行無筆帖式理事丞倅之江西

湖南廣西安徽貴州等省事件俱令兼寫清漢  
如有理事丞倅及筆帖式省分者該督撫亦兼  
寫清漢咨覆如無前項官職省分即專以漢文  
回覆不必兼寫清漢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七十九

兵部

守衛

宿衛

白塔信礮

宿衛○順治初年定。凡直守

禁門

禁城大城者不得曠班。閒人毋許擅入

禁門。守門官嚴行稽查。○康熙五十一年議准。

聖駕巡幸地方。凡經由城門。兵部委滿洲司官一人  
在門直宿。夜有勘合至門。該司官查驗明白。准  
其出入。次日報部存案。○雍正四年

諭交出陰文合符三件。一文步軍統領收存。其二文正陽門西直門存貯。二門既有陰文合符。如遇陽文合符至門。照對即行開放。不必候步軍統領。其餘各門。皆著步軍統領將陰文合符親持赴門。與陽文合符照對開門。儻無陽文合符。雖稱有旨。亦不得開門。欽此。遵。

旨議定。凡奉

命差遣及緊要軍務立時啟門者。正陽西直二門。遇有陽文合符至門。該城門領即將合符驗明。啟門放行。仍報知步軍統領。其餘各門。遇有陽文

合符。即報知步軍統領親齋陰文合符赴門。驗明啟門放行。均於次日具奏。○乾隆二年議准。每月逢五逢十常朝。禮部行文兵部轉咨步軍統領。令守城門官於曉鐘後啟門。○四年題准。凡遇致祭城外各

壇

廟日期。住居城內之官員。俟啟門而出。其遇致祭城內

各

壇

廟日期。住居城外之官員。俟啟門而入。均由太常寺先

期谷明兵部行文步軍統領。於曉鐘後啟門。○

又議准。恭遇

御門聽政日。由部行文步軍統領。於曉鐘後啟門。○

又議准。內務府凡遇有祭

神出城取水。先期行文步軍統領啟門放行。各部院八

旗有應早啟門出入者。先期咨部。由部行文步

軍統領放行。如無兵部印文者不準。○又議准。

駕駐南苑及

圓明園。

京師文武各官按日前往奏事。步軍統領傳知正



陽水定。西直德勝西便各門酌量隨時啟閉。其平民貿易往來者仍於質明放行。○二十六年諭。護軍校護軍等俱係兵丁。雖給紀錄。與伊等殊無裨益。嗣後行走好之護軍校護軍等不必給予紀錄。著記名。至每歲年終稍為加增賞賚。俾得實惠。再太和門啟祥門景運門隆宗門等門亦理宜特派章京護軍校護軍著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議定具奏。俟一年後亦著一體辦理賞賚。欽此。遵。

旨議定看守

東華門

西華門

神武門

午門

太和門

景運門

隆宗門

啟祥門

後左門之司鑰長護軍參領門筆帖式等。如果守  
護嚴謹並無過懈者。一年期滿。各准其紀錄一  
次。親軍校護軍校各賞銀七兩。親軍看牌護軍。

護軍各賞銀六兩。若有尋常記過。歲底不准紀錄給賞。○三十九年奏准。凡遇太常寺衙門護月日期。其有城外居住大臣官員。應在城內救護者。由太常寺將救護事畢時刻。先期咨明兵部。轉行步軍統領衙門。如期開門放出。○又奏准。夜間稽查萬安等五倉大臣。豫將出城查倉日期。及所帶官兵數目。密咨步軍統領衙門。該步軍統領派員如期前往該門。伺候啟閉。○六十年

遵

旨議定。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進內。各按應走之門行

走

御前大臣侍衛

乾清門大臣侍衛奏事批本奏蒙古事章京軍機章京

南書房

尚書房行走大臣官員諳達哈哈珠子太醫院堂

官御醫

每班四員  
直宿二員  
應走

乾清門

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造辦處司員

員外郎筆  
帖式四員

茶膳房侍衛等

膳章京五員侍衛四員  
拜唐阿十名茶章

京十員侍衛二員拜應走  
唐河六名尉役三名應走

內右門領侍衛內大臣散秩大臣三旗侍衛侍衛  
處主事筆帖式軍機章京內閣六部提督衙門  
理藩院內務府三院鑾儀衛尚虞備用處茶膳  
房應走

景運門

隆宗門宗人府王公司員八旗都察院翰林院詹  
事府等衙門侍衛處主事筆帖式鷹狗處各部  
院衙門直日引

見人員應走

後左門。內務府各庫官員尚虞備用處侍衛處筆帖式內務府各項蘇拉匠役應走

後右門。○又議准。應隨王大臣進內人數。親王五人。郡王四人。貝勒三人。貝子二人。宗室公一人。文武大臣奏事隨帶所屬微員一二人。○嘉慶四年奉

旨。從前各王大臣侍前章京文武官員。走紫禁城內外各門。俱按定應走之門。遵例行走。嗣因看守各門大臣侍衛章京太監不知舊例。任意放行。殊失體制。今御前大臣查照舊例具奏。甚是。即照所奏遵行外。著

交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內務府大臣曉諭內外各門。此次曉諭之後仍有違禁行走者。即行指名奏。該大臣等若仍任意放行。必將該管大臣治罪。並將原奏概行宣示知之。○十年

諭禁城之內。門禁自應肅清。各官員進內當差。豈容任意攜帶廝役多人。出入往來。毫無限制。即宗室王公蒙古王公等。職分較崇。其護衛本屬不少。至該班入內。則當大加減省。此外文武一二品大臣。至四五品以上各堂官。因事進內。均應酌量僕從人數。不得過多。至侍衛司官章京等。除本館本衙門。原在禁城之

內。以及該班直宿等事。自不能不准其酌帶僕從。至引見奏事之時。並亦任聽家丁等徑至景運隆宗門外。雜沓紛擾。大屬非是。著交滿漢大學士尚書詳晰會議。將禁城內王公大臣官員應帶人數多寡。以及所帶僕從。應分別等級。行至何處為止。嚴定章程。不准踰越。以肅定制。欽此。遵

旨議定。王公大臣官員。凡進

午門

東華門

西華門



神武門其所帶護衛僕從親王郡王應准令帶十人貝勒貝子公及一品文武大員准令帶八人二品文武大員及三品京堂官准令帶六人四五六品京堂官准令帶四人文職五六七品武職三四五六品官員准令帶二人文職八品以下武職七品以下官員准令帶一人如有逾額多帶者查出議處其僕從人等自王以下至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大員並內廷行走各官所帶之人准其至

景運門

隆宗門外俱令於臺階下二十步以外停止不得至附近臺階處所此外跟隨文職四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官員者概令於

左翼門

右翼門臺階下為止均責令管門章京帶領護軍常川稽查禁止踰越其經由

神武門者出入俱令循東西夾道行走勿許附近景運門

隆宗門外停止違者將奉人責處仍將該管家主議處又

東華門內三所西夾道向北行走可以越過

左翼門徑至

景運門外。應令護軍統領撥派章京一員帶領護軍二人在彼查禁。勿許僕從人等出入行走。又造辦處及內務府衙門人役衆多。可以徑至

隆宗門外。應令總管內務府大臣。每日各派司員二人稽查出入。禁止閒雜人役在門外停留坐立。又

左右翼門僕從人等禁止東西出入。其

太和門外之

協和門

熙和門。王公百官僕從應令各按定數照常行走。仍令管門官校留心查察。其不應行走者。不得私行放入。至

午門前之

闕左門

闕右門附近禁城官役等。准令照常行走。令該管官校禁止閒雜夫役人等任意徑行。○又

諭。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回部番部之王公伯克土司等所需僕從。亦均著各按品級分別人數地界

行走不准踰越。再每年呈進湯羊之蒙古台吉官員等。向於東華門三座門雜沓擁擠。亦非體制。著交原議大臣定立界限具奏。以昭畫一。欽此。遵

旨議定。嗣後蒙古呈進湯羊等項之台吉等到京。在理藩院報明後。即由理藩院按派筆帖式領催帶進

東華門。指令於三座門外石橋以南排列聽候交納。其三所西夾道蒙古王公班房。王公台吉等隨帶從人均於夾道內停立。呈進湯羊等項之蒙古人等。不許隨同混入三座門內。○十六年

諭。據吉給奏伊接任步軍統領據祿康交到合符。並無  
匣貯印封。僅用布袱包裹。其存在正陽門西直門者。  
即由該處城門領掌管。伊亦未查驗等語。京城內外  
門。及皇城紫禁城各門。設立合符。規制甚嚴。今步軍  
統領衙門。如此輕率交代。殊不足以昭慎重。著交軍  
機大臣詳細查明。一併妥議章程具奏。謹案議定章程。詳載步軍

統領衙門事例

白塔信礮。○順治十年奏准。前在

盛京時。凡遇有緊急。則鳴鼓以集衆。及入北京。因  
京師遼闊。設礮於煤山。以為信。後復停止。今雖太

平無事但恐一旦警急無憑集衆議定於白塔山暨九門各設礮五位。豎旗五杆。遇有警急聲礮為號。旗杆上畫則懸旗。夜則懸鈴。白塔鳴礮則九門皆應之。各旗聞礮聲皆披甲。

御前內大臣侍衛入直者仍留直所不應入直者左翼於

紫禁城

東華門右翼於

西華門外會集。內務府參領佐領各率護軍馬甲於

紫禁城北門外會集。前鋒護軍統領。前鋒護軍參領。各率前鋒護軍。兩黃旗於

地安門。兩白旗於

東安門。兩紅旗於

西安門。兩藍旗於金水橋會集。其都統。副都統。率所屬官兵。於各旗適中之地會集。都統。前鋒護軍統領。親赴

午門聽

令。如都統無人。則副都統。副都統無人。則參領。前鋒護軍統領無人。則前鋒護軍參領。或侍衛。前來



候

旨。步軍協尉各率步軍校步軍。環立城上。議政和碩親王以下。固山貝子以上。各留隨侍。屯於本旗護軍會集之處。和碩親王領十五人。多羅郡王領十人。多羅貝勒領八人。固山貝子領六人。各會集。

午門外。不預議政王以下。公以上。各率隨侍。屯於本旗護軍會集之處。未上朝王以下。公以上。各在家遣護衛一人赴

午門聽信。其會集之時。自和碩親王以下。公以上。

各令直門官兵留於各門。聽調即至。王公府屬  
官兵各會集於本主之門。其白塔鳴礮。或奉

上諭遣人。或部中遣人。持有金牌。至則舉礮。金牌書  
奉

旨。鳴礮字樣。藏於

禁中。如有急不及報

聞。則各於有急之處。舉礮。聞礮聲。則各礮臺皆舉礮。  
其守白塔礮臺。用漢軍兩翼信礮官各二人。領  
催二人。每旗馬甲二人。各城門礮。原有城門領  
甲兵。應量撥人舉礮。○雍正二年。改設信礮總

管一人。司信礮官漢軍每旗一人。礮手八名。領  
催四名。步軍十六名。○三年

諭九門俱立旗桿。白塔設有信礮。此皆豫防緊要事也。  
朕即位之初。即降旨傳諭衆人。今時日已久。不知之  
人甚多。爾等雖知之。其新進年少之護軍披甲等。俱  
屬不知。宜乘閒將衆人齊集。曉諭。若不行曉諭。恐有  
急事。點放信礮之時。必有人以此礮為駭異。究不知  
齊集何處也。○乾隆八年定。信礮各官由步軍統領

管轄